

歷史與空間

承啟樓裡憶抗疫

胡賽標

武漢爆發新冠肺炎以來，讓人淚目的暖新聞很多，其中有「騎行女孩」甘如意的動人身影；更有「日本最美女」穿旗袍募捐的溫暖鏡頭；也有以色列民眾湧向哭牆，吹響哀而不屈羊角號，為中國人民禱告祈福的畫面……

人類美好而善良的天性，告訴我們：愛是最好的免疫力。
我聯想起胡友義祖居承啟樓的故事。胡友義是澳洲華僑，他傾資創建中國第一、亞洲最大的鋼琴博物館——鼓浪嶼鋼琴博物館，後來又創建了內地唯一、世界最大的鼓浪嶼鋼琴博物館，並捐給廈門，成為「感動廈門十位人物」之一。

胡友義先生雖然生長在鼓浪嶼，生活在澳洲，但異鄉海風並沒有沖淡他對生命之根——祖籍地福建永定下洋鎮中川村的思念。他爺爺胡五宏對他的教育讓他刻骨銘心。小時候，他就從爺爺的講述中知道自己是中川人。2002年，他在廈門的堂兄胡友勝、胡海鷗陪同下，第一次回到故里中川村。當堂兄胡友韶燃放鞭炮迎接他時，他激動得眼眶都濕潤了。他爺爺建造的祖居承啟樓堅實高大，可是爺爺卻因為抗戰等原因竟然沒回來住過一晚，父親胡德開也只回來住過一周。睹樓思人，他百感交集……他緩慢而行，一邊參觀房子，一邊聆聽爺爺的故事：承啟樓是典型的「三堂二落式」客家土樓。黑屋瓦，黃土牆，磚廊柱，木樓閣，三廳二門。進入外大門，越過石門坪，石框木門嵌聯曰：「承天父豐富樓閣創五福，啟聖恩美德家園展宏圖」，寄寓建樓主人是信奉天主教的胡五宏。這是中川僑村唯一信仰天主教的家族。兩扇木門貼有「聖恩天賜」四字，門檻石當雕刻梅花鹿，樓門上開下方上圓窗棖，具有典型的天主教建築特徵。門廳兩側安設弧形廊門，上書紅底藍字「博愛」和「和平」。前面磚砌高低錯落的中廳，中廳前是大天井，兩旁磚砌屏牆，拼出綠色琉璃鏤空圖案，頗有蘊藉之趣。黛瓦青牆參差錯落，雕飾精緻。穿過天井，可見上廳堂正面牆上畫有鮮紅的「十」字，「仁德博愛」四字呈弧形排列，下面懸掛著建樓主胡五宏及其祖先的遺像。上廳兩邊牆上貼著許多紀念文章與親友照片，其中一幅是胡友義的相片，整個上廳瀰漫出濃厚的宗教氣氛。柱樑斗拱都雕刻古代人物與動物，神情畢肖，栩栩如生。登上二樓，迴廊過道、房間都是木構，與樓下的磚石建築氛圍迥異，是座中西合璧的建築，既有中國

文化的韻味，更有西方宗教的瀟灑……

胡友義想起了爺爺對他的言傳身教，說出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：「爺爺小時候與胡文虎是同學，在中川村同一私塾讀書……爺爺有個『倔』脾氣，在家要我們都講客家話。有一次，我用閩南話與他說話，他理都不理我。從此，我再也不敢不說客家話。現在想來爺爺真是用心良苦，他念念不忘自己的根啊。我為自己是中川人感到榮幸！……」爺爺胡五宏是中川村的名士，在廈門開「宜生藥店」，以樂善好施被載入《中川史志》。據記載：上世紀二三十年代，中川村多次流行「老鼠瘟」。僅1923年，中川村只有近千人，因染上鼠疫，全村死了一百多人，成為中川歷史上最大的天災，許多村民遠避廣東他鄉，不敢回村。

著名畫家胡一川在回憶錄中寫道：「我父親去南洋（印尼）不久，大約是1919年（我九歲），中坑村突然發生鼠疫，我的祖母突然病倒了，我的母親上樓棚，又見到我的伯姆躺在房門口病倒了，我母親突然感到心發慌也病倒了。我祖母剛病了，我母親還做許多家務事。家裡二個大人都病倒了，一切繁雜事都壓在我身上了，我既要看護二個大人的病，請醫生買藥煮藥藥外，還要到南金堂去擔水、煮飯，看管三個弟弟……我母親發病後就發燒，我除了照樣請醫生看吃藥外，其他一點辦法也沒有。有一天，我母親發熱從樓上跑下來，走到『石門下』，說要到南洋去找父親。我知道她發燒說胡話，但她講出了真情，她是日夜在想念父親。我用了些好辦法才把她勸回到務滋樓樓上休息。我本來是晚上陪她睡，看她發高燒說胡話後，有人勸我把窗子釘上，怕她跳窗去找我父親，勸我不能陪她睡了，怕出意外。因此，當晚我跑到南金堂聚岸叔房裡去睡。

「誰知天一亮，就有人告訴我母親去世了。我沒有哭，跑回一看，母親的右手硬梆梆彎着像抱阿綏古，我想母親半夜裡就過世了。我和其他鄉親費了很長時間才給她換好衣服。我看見綏弟因沒奶吃，頭彎在脖子上抬不起來，我知道危險，拚命想法送人，但患鼠疫的孩子都沒人敢要。疫病死的要立即埋，不能久留，我那時真是走投無路，伸手無援，因為有許多有條件的人都跑到其他鄉村去了。我一個小孩子要管那麼多事，真是感到困難重重……可憐母親死後連一副棺材都沒有。我痛心地哭了，感到窮人到處受氣。後來



中川村承啟樓內景。作者提供

村里的五宏因沒有孩子，答應要綏弟做他們的兒子收留他，送了一副白色木棺材來。在親人的幫助下，非常簡陋地穿上衣服準備釘棺……埋母親那天，不但沒人送葬，我一個小孩扛一個鋤頭走在前面，嘴裡還要叫人走開，我不斷哭泣，我叫着：母親啊，你死得太慘了！……」

胡一川先生的記述，講述了胡五宏施棺，並收養了無人敢要的胡一川弟弟胡以綏。其實，在廈門開業店的胡五宏得知鼠疫消息，買贈了大量藥品回村，挽救了許多村民的生命，被載入《中川史志》。

祖父胡五宏收藏古董的愛好薰陶了孫子。1965年，胡友義赴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音樂學院學習管風琴和鋼琴演奏藝術。後遷居澳洲墨爾本，收藏古鋼琴珍品、絕品、極品。在他收藏的100多架古鋼琴中，有英國皇宮內的象牙琴鍵的華麗鋼琴，有榮獲巴黎博覽會金獎的「布羅伍德」鋼琴，也有美國總統林肯喜愛的「齊克寧」鋼琴；有波蘭總理帕德列夫斯基彈奏過的「斯坦威」演奏琴；有「鎮館之寶」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特別定製的普萊耶爾鋼琴；有「古鋼琴之父」克萊門蒂製作的鋼琴……他挑選的不僅是百年名琴，更要製作打造成世界上唯一用實物表現鋼琴發展史的博物館。2000年，中國首家鼓浪嶼鋼琴博物館在「聽濤軒」開館。廈門經濟特區成立20周年那天，中央電視台「新聞30分」現場直播二期新館開館盛況。它接待了海內外賓客300多萬人次，留言簿已達100多冊，有的遊客寫道：「天下名琴盡在鼓浪嶼，廈門真了不起！」2004年9月，時任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慕名來鋼琴博物館參觀，親切地握着胡友義的手說：「久仰您的大名！」參觀完邀請胡友義夫婦合影留念。而胡友義捐贈的世界最大的風琴博物館「鎮館之寶」巨型管風琴「凱斯特」造價5,500萬元，安裝與調試歷時四年，花去2,800萬元……

走出承啟樓，胡友義又來到石旗林立的胡氏家廟，心裡又是一陣悸動。他是天主教徒，卻破例在胡氏家廟燃燭燒香，謁祖尋根。爺爺的愛國愛鄉，已經融入在他的靈魂裡……

抗疫沒有特效藥，而愛是最好的免疫力。

字裡行間

黃仲鳴

筆記式新聞

讀孫慧敏〈筆記傳統與現代媒體〉包天笑在《晶報》的撰述活動（載《萬象小報》，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，2013年），頗多感想和啟發，她說：「介於文學作品與新聞報道之間的筆記式新聞，更成為小報內容的一大特色。但長久以來，研究者始終對如何看待這些筆記式新聞，感到不知所措。」

「不知所措」，實在費解。中國之有新聞、之有所謂新聞寫作，始於晚清報業的興起。那時的報人（嚴格來說是「文人」）當然沒有什麼「寫法」，也不知如何寫法，於是隨手而寫之、慣性而為之，就是採取中國傳統的筆記形式。李楠在《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小報》中說，小報中的「小品文」無論在敘事內容或敘事手法上，都繼承了「明清筆記小品」注重靈奇與趣味的特色。其實，這不僅限於「獵奇與趣味」，在新聞報道上，無論小報、中報、大報都採筆記式寫法。

當初教授「特寫寫作」時，苦無參考書，中文著作在圖書館只找到彭家發的《特寫寫作》。彭教授是香港人，在台灣讀新聞系，在台灣、香港教新聞；這部書例子甚多，不分港台，照引可也。他在

「我國特寫的興起」那節中，引了兩個例子，都是香港的報紙，一為一八七二年的《新報》，另一為一八六四年的《華字日報》。《新報》非現代的《新報》，晚清時的《新報》即《香港中外新報》，又名《中外新報》；彭教授所引是上海《申報》的轉載。至於《華字日報》，也是香港當年赫赫有名的報紙。這兩報俱非小報。

《新報》所載的消息，是講述一名七歲女童被拐，卻又傳奇地與家人團聚的經過。彭教授指「顯然具備特稿的雛型」，這話沒錯，但最重要的還是，那時的新聞報道，就是採筆記的形式。那段新聞劈頭就說：「陸明，南海人，居恩寧里。一女名奇玉，年七齡，於正月被匪人拐去。」

《華字日報》那篇，開頭這樣寫：「石門上文告鄉，唐某家頗饒裕，久已聞於閩里。」

這種將當事人的姓名、籍貫和背景，「開門見山」先寫出來，我們隨手找一本傳統筆記都可見到，如《板橋雜記》的開頭：「尹春，字子春。姿態不甚麗，而舉止風韻，倜儻大家。」

《聊齋誌異》這類小說，大都採這樣的寫法。彭教授將之視為當代特寫的雛型，亦是。但，那時的新聞報道，亦是如此，即當代新聞寫作的「正三角形」。正三角形是中國傳統筆記的寫法，無論寫人寫事寫物寫風景，都是這一「單式」。時至今日，當然是大大落後了。梁啟超說：「中國報館求一完全無缺，具報章之資格，足與東西各報相頡頏者殆無聞矣。」遂於一九〇二年在日本橫濱創《新民叢報》，內容所寫，彭教授說：「已與現時所謂之特稿，相當接近。」這一提示，甚有價值，足供有心人繼續研究下去。



傳統筆記的寫作法，為早年報人所取效。作者提供

粵語講呢啲

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「打邊爐」同「打屎忽」，鼻哥窿擔遮，嚇到鼻哥窿都無肉



「打邊爐」同「打屎忽」——兩碼子事也比喻幹得好獎勵，幹不好懲罰。舊時大人會說以下的話兒來誘導小孩聽教聽話：「打邊爐」好過「打屎忽」意指要麼「嘗甜頭」，要麼「吃苦頭」。假若今天得悉早跟你「打邊爐」的十多個親友中有幾個剛確診了「新冠肺炎」，相信你和餘下的人會因懼怕也染上而有的反應：嚇到鼻哥窿都有肉！
舊時廣東人在感受到極度驚嚇時多會說這句話。究竟這與「鼻孔有沒有肉」何干呢？人在此時，反應就是廣東人所講的「嚇到震晒」（身體顫抖不已）；誇張點說，就連鼻這部位會抖震。鼻震動，鼻孔內的毛隨之而震動，所以「嚇到鼻哥窿『都有肉』」原來指「嚇到鼻哥窿『响毛哪』」，難怪人們聽後不明所以了。

老人家可算是今次「新冠肺炎」疫情中較欠缺防護意識的一群，皆因他們有個共同信念：

鼻哥窿擔遮——遮無可避
若有人肆無忌憚、胡作非為，人們會說他「無法無天」，以下是相關的一個歇後語：
和尚擔遮——無法無天/和尚打傘——無法無天
「和尚」頭上「無髮」，「法」與「髮」諧音，那就是「無法」；「擔遮」與「打傘」時遮住了天，那就是不見天日，即「無天」。假如換上「鼻哥窿擔遮」（鼻孔打傘），又會如何呢？在「鼻哥窿」內「擔遮」，觸碰到「鼻毛」是無「可避」免的，這樣就得出了一個四字詞「鼻毛可避」；又「遮無」與「鼻毛」諧音，不就解釋了為何「鼻哥窿擔遮」是「避無可避」嗎？
講開又講，廣東人叫鼻子做「鼻哥」。有說「鼻哥」由「鼻窩」音變而來：
窩/wo1；變聲母→哥/goi

其實「鼻窩」指「鼻翼」旁凹下的部分；那究竟「鼻哥」是怎樣來的呢？筆者有兩個理解：其一、「膝蓋」，俗稱「膝頭」，是大腿與小腿相連處的外部關節。廣東人叫這部位做「膝頭哥」，其中「哥」由「蓋」音變而來：
蓋/goi3；變調→該/goi1；變韻母→哥/goi1
據此，「鼻哥」演化成「鼻窩」——「鼻」的外面以皮膚覆「蓋」而成。

其二、首個孩子俗稱為「鼻子」，之後所生叫「鼻子」做「哥」，所以「鼻子」有「鼻哥」這俗稱。
在「新冠肺炎」肆虐下，進行「打邊爐」、「飯局」、「自助餐」等親密聚集的活動，如不幸當中有「帶菌者」，即變相加大了「播毒」的機率，真個是抵「打屎忽」；政府部門及大企業等於此際執行「在家工作」的原意是減少工作流動人口以減少人群接觸的機率，「行少」、「打牌」等「偷雞」（不恰當的伺機）消閒活動對機構及社會而言均屬不負責任，也抵「打屎忽」。

詩語背後

江 鄰

長相思·深灣軼事

近段時間，深水灣出現了海豚，常與晨泳者玩樂嬉戲。為了看海豚，星期一大早，我與菁英會十幾個朋友約約，去深水灣游泳。

深水灣作為香港的一個海灣，每每與淺水灣相提並論，但知名度顯然要小得多。打開維基百科、百度百科等搜索引擎，介紹深水灣的文字，通常都有這樣一句話：深水灣位於淺水灣西北，環境優美，但比淺水灣幽靜。大凡描述某物，要通過此物與彼物比較來體現自己的價值，此物一定不如彼物。譬如，東方威尼斯，塞外江南，中國兩大醬香白酒之一，這些說法都暗含了上述邏輯。

那麼，深水灣是不是就真的不如淺水灣呢？這要看從什麼角度講。我曾多方求教，為什麼港島南部的這兩個相鄰海灣，一個叫深水灣，一個叫淺水灣。大都不明所以。普遍的說法（但都不敢肯定）：可能是一個灣的水深一些，一個灣的水淺一些吧？也有少數人談到，也許是深水灣比較深入，像一個口袋，淺水灣則比較開闊，像敞開的器皿。所謂深水灣淺水灣，指的是灣的深淺，而不是水的深淺。我比較認同後一種說法。今天早上，邊游泳邊觀察，我發覺深水灣的地形的確像一個收攏的口袋。鎮住袋口的，是對峙的兩個山頭：右為香港海洋公園所在地南朗山，左為香港遊艇會所在地熨波洲。或許，整個深水灣的形態，更像一隻巨壺，南朗山和熨波洲恰似兩隻有力的蟹鉗，守護著自身安危。與之相比，淺水灣則像打開的蚌殼，坦然而向大海。

據史書記載，在香港開埠前，赤柱和香港仔是人口最多的兩個漁村。兩村附近各有一個比較深的海灣，即赤柱旁邊的赤柱灣，香港仔旁邊的深水灣。淺水灣兩頭不靠，居於其間。對當時的漁民來說，海灣越深越風平浪靜，海灣越淺越風高浪急。可以想像，遠處的淺水灣，前不挨村後不着店，應該是比近岸的赤柱灣和深水灣更加荒涼。

同樣可以想像，英國人來到香港後，為了減少與當地漁民的糾葛，寧肯繞開深水灣，去開發相對荒涼的淺水灣。結果，由於殖民者擁有資源優勢，淺水灣日益成為休閒居住的旺地，深水灣則逐漸退居歷史的幕後。英國人甚至給淺水灣取了一個新的名字：Repulse Bay。二戰期間，日本人步其後塵，一度把淺水

灣改名為「綠ヶ濱」。在此過程中，深水灣始終就叫深水灣（Deep Water Bay）。

隨著淺水灣聲名的凸顯，深水灣卻益發幽深起來。今天，淺水灣成了旅遊景點，網紅打卡，驢友露營，熱門得不亦樂乎。深水灣的形象卻越來越模糊，甚至帶上些神秘。特別是被譽為亞洲最高檔私人會所香港鄉村俱樂部，被公認為最難加入的香港高爾夫球會，以及李嘉誠家族、郭鶴年家族、嘉道理家族的主宅，都坐落在深水灣，無不讓人隱隱感受到這方水土所透出的神秘色彩。

由深水灣折射出來的近代中國歷史變遷，幾大頂級富豪家族起伏跌宕的人生故事，包括李嘉誠先生近年來轟動朝野的「撤資風波」和「黃台之瓜」、「未來主人翁」言論引發的重重爭議……思前想後，不免唏噓。據說，在一場事關香港管治的人事變動間，李先生曾發出「江上清風，山間明月，知我者請我心憂，不知我者請我何求」的感慨。真是百年風雲，一聲嘆息——

深水灣，淺水灣，
一抹斜陽半片天。
清波浪浪前。

山如煙，水如煙，
多少風流轉瞬間。
滄桑誰與談！

我們在海灣裡遊了半個小時，終究沒有遇見海豚。同游的菁英會朋友講，他們游了八次，只有三次遇上。其實是，不是真的遇到海豚，並不是最重要的。只是有這份心，願意一大早起來和海豚約會，就是好的。以堅持冬泳的毅力，懷著對天地萬物的好奇心，開啟新的一天旅程，豈不美哉！誠如南懷瑾先生所說：「能控制早晨的人，方可控制人生。」

遊畢，沖完涼，按計劃去高爾夫球會用早餐。由於球會實行會員制，我們都不是會員，早餐是請國際青商香港總會前會長鄧兆偉先生訂的。年逾古稀的鄧先生幽默風趣，據他講，申請加入高爾夫球會足足排了24年的隊，青絲熬成白髮，才有資格享受這價格不菲的服務。不過，且慢，訂了餐也未必能享用。球會有規定，不能穿拖鞋就餐。這可難

壞了我們這群晨泳者，沒有幾人事先準備波鞋或皮鞋。儘管我們不進餐廳，只在院子裡圍席而坐，侍者也不給點餐。於是，開車來的朋友分頭去汽車後備箱裡找合適的鞋，菁英會主席曾鳳珠女士竟從自己車裡翻出了五雙鞋！大夥兒折腾了半個多小時，也不管男式女式，各自找到一雙鞋子套上，遮住裸露的腳背。侍者這才按部就班地給我們安排早餐。

晨輝和煦，整個球場很安靜，餐廳更安靜。在餐廳一隅，李嘉誠正與一位講普通話的朋友輕聲交談。李先生見我們進來，點頭示意，我們微笑回禮。大家禮貌而默契，氣氛裡透出一份從容，深入到骨子裡。

看著球場上來回奔跑的球童和乘車打球的耆老，我突然想到一段趣事。據說，球童都很喜歡為李嘉誠服務，因為他不較真兒。為了討老爺子歡心，球童會悄悄把球移近洞口，讓他超水平發揮，不斷打出BIRDIE球、EAGLE球甚至ACE球。老先生自然也明白球童的把戲，並不戳穿，賞錢照給，樂得大家高興。

這故事是真的嗎？我沒有去求證。似乎也無需求證。想像著李先生當時和藹的模樣，心裡卻浮現出他前不久接受路透社書面採訪時說的話：「此時此刻要不招風雨，確實不易。」「你到了我這個年紀，就會懂得怎樣不為外界噪音所動。我不肯定那些噪音是否有計劃的，但對那些莫須有的指責，我已經習慣了。」

深水灣，真是一灣深水啊！鄧兆偉先生喜歡書法，聽說我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愛好者，特意給我帶了一幀自己的行書墨寶，上書楊慎的《臨江仙》：
滾滾長江逝水，浪花淘盡英雄。是非成敗轉頭空。青山依舊在，幾度夕陽紅。

白髮漁樵江渚上，慣看秋月春風。一壺濁酒喜相逢。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談中！